

以“重农”为名行复辟之实

——浅评《吕氏春秋·上农篇》

卢力夫

在公元前二三九年，即秦王嬴政（后称秦始皇）举行冠礼亲自主持政务前一年，吕不韦匆匆忙忙抛出了他的《吕氏春秋》。这是吕不韦召集一批反动儒生按照儒家路线拼凑出来的一部书。全书共百余篇，宣扬儒家思想，攻击法家路线，制造复辟舆论，妄图影响年轻的秦王政，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四篇专论农事的东西。《上农》着重讲农业政策，名为“重农”，实际上是企图给人们以假象，好象吕不韦是重农的；在《任地》等三篇中还记述了一些农作技术问题，似乎吕不韦的重农真有其事了。而重农是法家的思想传统，于是吕不韦自称“兼儒墨、合名法”也似乎言之非虚了。因此现代还有人把吕不韦当作一个“重农主义者”，这种看法在学术界是颇能迷惑一些人的。

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超阶级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上农》等四篇反映着没落奴隶主阶级妄图复辟的强烈愿望。关于这一点，只要粗略地剖析一下《上农》等四篇东西，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1. 吕不韦把“重农”的旗帜，拉到“古先圣王”手里去，抹杀法家路线的政绩。《上农》篇第一句就是：“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这是说“古先圣王”就是重农的。它所指的“古先圣王”是谁呢？秦国从商鞅变法到《吕氏春秋》出笼，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百年之中，秦国奴隶主虽然多次阴谋复辟，商鞅惨遭杀害，但法家路线在秦国是占统治地位的，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落后的秦国，跃为七雄之首，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农业上使用了铁犁和畜耕。每个劳动力的耕地面积约相当于关东六国的两倍。著名的都江堰工程，完成于吕不韦相秦之前，郑国渠的兴建就在吕不韦相秦之时。对于这些摆在眼前的法家路线的辉煌政绩，《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四篇，都只字不提。而书中引用的材料却大多数不是秦国变法后的情况。例如，他的亩制标准，反映的是奴隶社会的井田制，《上农》篇里所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恰恰就是拼命鼓吹恢复井田制的孟轲所说的“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次六人，下食五人”（《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吕氏春秋》中的“古先圣王”，不是指秦孝公、商鞅，不是指任何法家路线的倡导者和坚持者，而是指奴隶时代的所谓“圣王”。那末先“圣王”又是怎样重农的呢？《上农》篇说“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吕氏春秋》的《孟春纪》说：“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显然，所谓“天子……躬耕帝籍田”，是一种奴隶制社会的礼仪。而且据记载，周宣王时这种礼仪已废置了，五百多年以后的《吕氏春秋》又拿出这个老古董干什么呢？其目的就是盗用重农的旗号鼓吹法先王，鼓吹复礼，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2. 吕不韦的重农实际是推行儒家的愚民政策。法家重农，主要内容是废除以井田制为基础的

奴隶主所有制，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和发展封建制。“重农战”的政策，战国末期已深入人心，象孔丘、孟轲那样赤裸裸地反对这个口号是不行的，于是吕不韦耍了一个花招，接过这个口号，改变其阶级内容。《上农》篇说：“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即主要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要重在政治目的，《上农》接着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则少私议”，“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孟轲曾提出一条强制政策，规定奴隶一辈子不得迁离本乡，用以扼制奴隶的逃离和造反，吕不韦关于“重农”用意的表白，和孟轲的这一条同出一辙，根本目的是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占有，维护奴隶制度的。

3.《吕氏春秋》其实是主张儒家的孝为本，对抗法家的以农为本的思想。以农为富国之本，是法家的思想传统。春秋时期，法家先驱管仲就提倡“农战”；战国初期的法家李悝在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勤劳细作，发展农业生产；法家思想奠基者商鞅更明确提出以农为治国之本的思想，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杰出代表韩非，也提出“富国以农”。儒家则相反，孟轲叫嚷要对“辟草莱，任土地”者处以刑罚；而吕不韦在《上农》篇里虽多处提到以农为本，在《孝行览》里，却胡说什么“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本莫贵于孝”。孝是什么呢？有子说：“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欤！”，而“仁”又是什么呢？孔老二则说：“克己复礼为仁”。由此可见，吕不韦的以孝为本，实际上搞的就是“克己复礼”，这是很清楚的了。

4.吕不韦最终是要复辟奴隶制。《上农》篇中说：“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三官”指农师、器师、贾师，是由奴隶主充任的，全句的意思是说，奴隶的子女到了成年，要分别做农、工、商三官管辖的奴隶，而且各专其业，不得互僭。这完全是奴隶社会的制度，当时在农业方面早已废除了，但吕不韦还要恢复它，这不是复辟又是什么呢？

综上所述，吕不韦决不是什么重农主义者，而是战国末期儒家路线的代表，是奴隶主复辟势力钻进新兴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头目，这是很清楚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明明是儒家，却要装做“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这是由于战国末期各诸侯国内，旧的奴隶制已经土崩瓦解，新兴的封建制已在形成；法家路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儒家思想已受到历史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吕不韦为了复辟，不得不乔装打扮，粉墨登场。这是一切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阴谋复辟的惯用手段。把吕不韦和现代的林彪对照，真是维妙维肖。这使我们认识到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就是要特别警惕反革命两面派装扮成马列主义者，钻到我们内部来兴风作浪。其次，吕不韦在《上农》等四篇文章中，谈的是具体的农业政策，甚至具体的农作技术，实际上却在攻击法家的根本路线。林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是从制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着手的。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实际也启示我们“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要善于识别和揭露敌人通过具体问题攻击和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阴谋，坚定地贯彻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尤其要注意资产阶级思想定会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自然科学领域中来，并通过它加以扩散。我们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识别能力，分辨香花毒草，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我们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武器，继续努力作战，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和弊病。